

(德) 雷马克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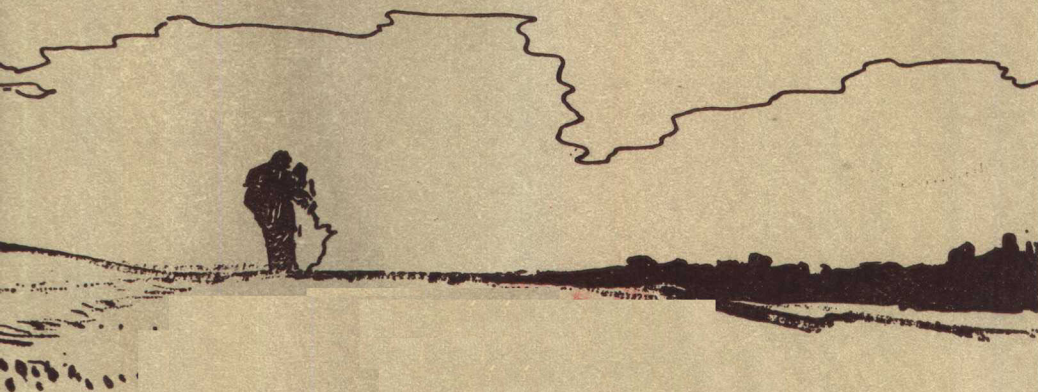


在纳粹铁 丝网后面

安徽文艺出版社

在纳粹铁 丝网后面

(德) 雷 马 克 著
王 竞 章伟良 译



安徽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 于洪俊
封面设计 庄羽

在纳粹铁丝网后面

王竞 章伟良 译

*

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

(合肥市跃进路1号)

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安徽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2.125 插页: 2 字数: 309,000

1984年12月第1版 1984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45,000

统一书号: 10378·11 定价: 1.55元



内 容 提 要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德国的一座集中营——梅伦集中营里，关押着欧洲各国成千上万的无辜者。在这里，希特勒法西斯匪徒施尽人间之酷刑。当您读到这些令人发指之处时，浑身都要为之惊颤。被关押的无辜者，国别不同，民族不同，政见和信仰也不同，但是为了求生存争自由，他们那超出生理极限的反抗毅力和环境逼迫出来的斗争艺术，读来令您不得不敬佩和叹服。作品中还写了一对青年男女“囚犯”隔着铁丝网的眷恋之情，读到此，您的心将是酸的。

序

雷马克(1898——1970)是德国现代著名作家。他的长篇小说《西线无战事》、《凯旋门》、《流亡曲》等都是驰名世界文坛的佳作，《在纳粹铁丝网后面》是雷马克写作艺术最成熟时期的又一部作品。小说描绘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德国法西斯集中营里的各种情景，一九五二年出版后，风靡一时，立即被译成多种文字并搬上银幕，深受世界人民的欢迎。

一九四五年春天，梅伦集中营里禁锢着几千个正直善良的德国人、捷克人和波兰人。他们大多是由于宗教信仰或政治观点而陷身囹圄，也有一些人以“莫须有”的罪名被纳粹关押进来。他们在铁丝网围墙内蒙难多年，狼犬撕咬、悬吊毒打、拔指甲、剜眼睛、烧睾丸，受尽折磨，尝遍酷刑。然而他们凭藉着坚韧不屈的意志，同舟共济，奇迹般地活了下来。一九四五年春天，盟军飞机对德国本土的轰炸，给集中营里的囚犯带来了希望。摇曳欲熄的生命火星又在饿成骷髅般的人们身上复燃了起来。他们眺望山下，增添了活下去的信念；他们隔着铁丝网谈恋爱，寄希望于将来；他们千方百计通过集中营里的黑市搞食物；他们冒名顶替死人以逃避清洗；最后，他们和集中营里的地下抵抗组织取得联系，同心协力，挫败了法西斯分子溃逃前的大屠杀阴谋，终于获得了被褫夺多年的自由。

小说的情节围绕着二十二号营房和纳粹军官纽鲍尔的家庭生活而展开。语言隽永而富于哲理。心理描写细腻深刻。确实是战后文学中的一部现实主义杰作。

小说原名Der Funke Leben。我们根据James Stern的英译

本Spark of Life(N.Y. The New American Library1953)译出。由于我们水平有限，虽竭力斟酌文字以求留存原作的丰姿，但缺点和错误仍在所难免，望读者不吝指正。

译 者

1983年7月



第 一 章

瘦似骷髅的五〇九号囚犯慢慢地抬起头来，睁开了眼睛。他不知道自己是一直不省人事地躺着呢？还是仅仅睡熟了？时至今日，这两者之间几乎已经毫无差别。饥饿和体力枯竭，早就使他分不清彼此了。两者都是向着潮湿泥泞的深渊沉落下去，仿佛永远不会再升上来。

五〇九号囚犯静静地躺了一会儿，侧耳聆听着。这是集中营里的经验。危险来自何方，无法知道。只要纹丝不动地躺着，往往会被忽略或当作已经死了——这是甲壳虫都知道的自然界基本规律。

他没有听到任何可疑的声响。前面，机枪岗楼上的岗哨在打瞌睡。背后，也是一片寂静。他小心翼翼地转过头，朝后面望去。

梅伦集中营沉睡在阳光下。被党卫队士兵揶揄地称作“跳舞场”的宽广点名场上，阒无一人。只有大门右边几根粗大的木柱上吊着四个囚犯，手被绳子反绑着，悬在那儿，脚不着地，手臂都脱白了。焚尸场里的两个火夫正从一个窗口朝他们身上掷小煤块，聊以取乐。那四个囚犯都已不动弹了。他们给吊在十字架上足有半个钟头，已经失去了知觉。

苦工营的营房那面冷冷清清。外出干苦活的犯人还没回来。只有在营房里几个值班打扫的犯人，悄悄地窜过营房之间的小路。在大门左边，酷刑室前面，坐着党卫队班长布鲁尔。他刚才叫人把一张圆桌子和一把柳条椅子搬到阳光下，此刻他正在啜饮咖啡。真正的豆咖啡在一九四五年春天是罕见的珍品。布鲁尔刚才勒死

了两个在酷刑室里苟延残喘了六星期的犹太人，他把这看作是一桩人道主义的善事，值得庆贺享乐一番。除了咖啡，伙房‘卡波’*还送来一盘蛋糕。布鲁尔慢慢地、津津有味地吃着。他特别喜爱嵌在蛋糕里的那许许多多无核葡萄干。弄死那个年长的犹太人并没有给他多大乐趣。可年轻的那一个就强韧多了。他挣扎、号叫了很长时间。布鲁尔困倦地狞笑了一下，聆听着集中营军乐队在园地后面排练传来的断断续续的声音。乐队正在吹奏圆舞曲《南方来的玫瑰》——党卫队大队长纽鲍尔最喜欢听的一首曲子。

五〇九号面对集中营躺着，靠近一排由铁丝网和苦工大营隔开的木板营房。这里被称作小营。身体孱弱、不能干活的犯人就关在这里。他们是来等死的。所有来这里的犯人几乎都很快就奄然归天。在原有的一批人还没有完全断气死绝之前，总会有新的犯人给送进来，因此那些营房一直是拥挤不堪。那些命垂旦夕的犯人往往在过道上层层叠叠地躺着，或者就在户外光天化日之下奄然毙命。梅伦集中营没有毒气室。纽鲍尔大队长颇以此自傲。他喜欢对人说，在梅伦集中营里犯人是自然而然死去的。小营的正式名称是“仁慈区”——虽然这儿只有很少几个犯人能抵挡得住一、二个星期以上的“仁慈”而幸存下来。在二十二号营房里住着一些这种顽强坚韧的犯人。带着迄今还残留着的一点凄苦的诙谐，他们称自己为“老兵”。五〇九号囚犯便是其中之一。四个月前他被关进小营，至今还活着。甚至他自己也觉得，这似乎是一个奇迹。

一团团乌黑的烟云从焚尸场飘浮过来，风一压，弥漫在集中营上空。烟气低掠过营房，带有一股油腻味和甜香气，令人恶心。五〇九号一向闻不惯那种气味，即使在集中营里监禁了十年，也

* ‘卡波’一词来源于意大利文Capo，意思是犯人中间的头目。德国法西斯集中营里，党卫队委派一些普通刑事犯担任低级行政职务。这些人被称为‘卡波’，负责管理各苦工队、营房、伙房、工场和病室等。

仍然如此。今天那里面会有两个“老兵”的遗骸：钟表匠杰爱·雪贝尔斯基和大学教授乔埃尔·布切斯鲍姆。两人都死在二十二号营房里，中午给运到焚尸场。事实上，布切斯鲍姆的尸体早已残缺不全，三只手指、十七颗牙齿、脚趾甲和一部分生殖器都已没有了，是被党卫队在教育他成为一个有用人的时候弄掉的。弄掉生殖器这事情在党卫队营房的一些晚会上曾经引起过哄堂大笑。那是新近才到集中营的党卫队班长戈恩瑟·斯坦勃雷纳想出来的鬼主意。事情倒是很简单——象一切伟大的发明一样——一针含有浓盐酸的注射，便完事了。这一来，斯坦勃雷纳立即博得了伙伴们的敬重。

三月里那天下午，天气温和，阳光已经有了些暖意。即使如此，五〇九号还是觉得冷飕飕的——虽然除了他自己的，他还穿着其他三个人的衣服：约瑟夫·布契的外套，先前做过旧货商的莱本塞尔的大衣，以及布切斯鲍姆的破烂运动衫。那件运动衫是营房里的人在布切斯鲍姆的尸体给运走之前保存下来的。但是对一个身高将近六呎，体重却不到八十磅的人说来，即使穿上皮衣也不大可能使他感觉暖和。

五〇九号可以在阳光下躺半个小时。过后，他就得回营房，把借来的衣物和自己的外套给别人，轮到另一个人了。这是凛冽的天气过后，“老兵”们在他们自己中间作的安排。其中有些人不愿再到户外去了。他们的身体太亏损，而且经过冬天的折磨，只想在营房里平平安安地了结自己的一生。但是室长伯杰坚决主张每个尚能爬行的人都应当到新鲜空气中去待一会儿。下一个轮到韦斯索夫，接着是布契。莱本塞尔拒绝了。他有一些更要紧的事情要做。

五〇九号转过头去。由于集中营坐落在一座小山上，现在他可以透过铁丝网望见那个城市。那城市在集中营下面相隔很远的一个山谷中，横亘在明媚的春光下。屋顶丛中高耸出一些教堂的

尖顶。这是一个古老的城市，有着许多教堂、壁垒，有两旁种着菩提树的林荫道和蜿蜒曲折的街巷。北部是现代化市区，有广阔的通衢大道、中心火车站、公寓住宅、工厂、炼铜厂和铸铁厂。集中营苦工队里的犯人就是在那些炼铜厂和铸铁厂干活的。一条河流绕着大弯贯穿这个城市。河水寂静地映出了桥和云彩的倒影。

五〇九号低垂了头。他不能长时间地昂着头。当颈脖的肌肉萎缩成几条筋的时候，头颅就相当重了。再说，山谷中炊烟缭绕的景象会使人比平时更饿得发慌。不仅使他饥肠辘辘，而且使他在脑门里也感到饥饿。肚子倒已经习惯了好几年了，如今除了模糊的持久的馋欲以外，不再有其他的感受。而脑门里的饥饿却更使人招架不住。那能唤起幻觉，而且一发不可复止，没完没了。甚至使人难以入眠。在冬天，五〇九号化了三个月时间才使自己摆脱油煎马铃薯的幻觉。他到处嗅到它们的味道，甚至在厕所的臭气中也嗅到了。此刻他想的是咸肉和鸡蛋。

他瞥了一眼放在身旁地上的那只镀镍手表。那是莱本塞尔借给他的。它是他们营房的珍宝，几年前由波兰人裘理斯·西尔培偷带进集中营，但西尔贝却早已死了。五〇九号看到自己还能呆十分钟，但他还是决定爬回营房去。他不想再睡熟过去，睡熟后是否会醒过来，那就难说了。他再一次谨慎地察看了一下集中营的大路，仍然没有危险的迹象。他倒并不真地担心会有什么危险。这些长久囚禁在集中营里的犯人，小心谨慎已经成了习惯，而并非出于真正的恐惧。

由于痢疾的缘故，小营被不大严格地隔离开来。党卫队士兵难得进去。再说，战争期间整个集中营的警戒大大地松懈了。战争一直吸引着人们的注意，而且一部分党卫队士兵给抽调到前线去了。这些英雄们除了折磨、残杀手无寸铁的犯人，一向是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如今，一九四五年春天，集中营党卫队士兵的总数只有原先的三分之一。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内部事务几乎全由犯人自己来管理。每一营房设有一个营房长和几个室长。苦

工队里有“卡波”和工头。整个集中营由几个总管管辖。这些人全都是犯人，听命于集中营看守长、营房看守和苦工队看守。这些人都是党卫队士兵。早先，这集中营只禁锢政治犯。后来，几年之中，大批普通犯人从城里以及附近乡村拥挤不堪的监狱里转押进这个集中营来。犯人的囚衣上有号码。号码的上方缝有一块三角形的布片。囚犯所属的种类是根据三角形布片的颜色来区别的。政治犯的布片为红色。普通刑事犯的为绿色。犹太人还要加上一块黄布。这样，两只三角形在一起就成了一颗大卫星。*

五〇九号拿起莱本塞尔的大衣和约塞夫·布契的外套，搁在肩上，开始朝营房匍匐回去。他感到比平时疲累，甚至连爬动也觉得困难。没多久，他觉得天转地旋起来，便立即停了下来，闭上眼睛，深深地呼吸着。就在这时，他听见山下的城市那面传来空袭警报的声音。

起初，只有两处响起警报，几秒钟后，倍增了。顷刻间，山下整个城市仿佛都在尖声嗥叫着。那声响从屋顶、街道、教堂尖顶和厂房那儿传来。城市沐浴在阳光下，看上去毫无反响，然而猝然间它嗥叫起来，宛若一只瘫痪的野兽，看到死亡来临，而又无法逃避——它以警报和汽笛向安谧的苍穹尖声嗥叫。

五〇九号立即卧倒在地上。空袭警报期间是禁止待在营房外面的。他本来可以设法站起来奔跑，但身体太弱了，没有气力持续快跑，而且，营房也离得太远了。如果岗哨是个神经过敏的新兵，很可能会向他开枪射击。他尽快地返身往回爬了几码，在一个浅凹里卧伏下来，把借来的衣服盖在身上。看上去就象一个倒毙的死人。这类事情司空见惯，不会使人生疑。警报不会持续很久。前几个月中，每隔几天那个城市就这么大惊小怪地来一通，但从来也没有发生过什么事情。飞机总是朝汉诺威和柏林的方向飞去。

* 大卫，系基督教《圣经》中记载的古以色列国王。大卫星（或大卫王之星）是犹太教的六芒星形标志，意为“大卫王的盾牌”。

集中营的警笛也响了。过了一会儿，响起了第二次警报。那尖啸声起起伏伏，仿佛磨损了的唱片在巨大的留声机上旋转。飞机在向这个城市飞来，五〇九号也明白了这一点。但这对他没有丝毫影响。他的敌人不是那些引起这个城市惊恐尖叫的飞机，而是第一个发现他不是死人的机枪手。铁丝网外面的事情与他毫不相干。

他困难地呼吸着。大衣下面窒闷的空气变成了黑色的棉花团一般，越来越厚地堆压在他的身上。他躺在坑洼里，仿佛在一座坟墓中——而且渐渐地他自己也似乎觉得那果真成了他的墓穴了——仿佛他将永远不能再爬起来了，仿佛末日来临，而长期以来他一直与之搏斗着的临死前的那种虚弱感觉终于把他压垮，他不得不躺在这里呜呼哀哉了。他想要抗拒，但无济于事，只是觉得更厉害了。一种奇异的听天由命的期待在他身体内蔓延开来，蔓延开来，并且没头没脑地淹没了他。突然间，仿佛每样东西都在期待着什么似的——那城市在期待，空气在期待，甚至太阳光也似乎在期待什么了。这真象日蚀的开始，所有的色彩都蒙上了一层铅灰色，隐隐约约预示着一个没有太阳的瘫痪的世界——一片空虚、一种想知道是否能再一次闯过死亡这一关的屏息凝神的期待。

空袭并不猛烈，然而却出乎意料之外，来自看起来布防得最严密的一面。五〇九号只觉得腹部受到一阵从地层深处来的猛烈的冲击。在这同时，一种象钢一般的、尖利的啸声打断了外面的警报声。这声音发疯似地越来越响，和警笛的响声相仿，却又截然不同。五〇九号不知道是先受到地层深处传来的冲击呢，还是先听见那尖啸声和紧接而来的轰隆巨响？但是，他知道，以前几次响起空袭警报时，这两种情况都没有发生过。那声响重复了几下，越来越近、越来越猛烈，有时在他上面，有时在他下面。这时他明白了，一定是这么回事——飞机第一次不继续向前飞行，山下的城市遭到轰炸了。

大地又抖动了一下。五〇九号似乎觉得地底下一些巨大的橡皮棍在猛击他。猝然间，他完全清醒了。那种临终前气息奄奄的虚弱感觉消失了，如同烟在暴风雨前消散了一般。大地的每一次颤动都撞击着他的大脑神经。他仍然纹丝儿不动地躺了一会儿。随后，几乎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干什么，他谨慎地伸出一只手，撩开脸前的大衣，凝望下面的城市。

火车站慢慢地极有趣地展开来，飞升到空中。金黄色的圆屋顶飘浮过公园里的树木，然后消失不见。这景象，乍看上去，简直优雅可爱。那些剧烈的爆炸声似乎与这毫不相干——这一切都慢得异乎寻常。甚至连高射炮声被爆炸声所淹没，也象是一群更狗的吠叫消失在一一只丹麦种大狗的深沉的吼声中一般。紧接着，轰隆一声巨响，凯塞琳教堂的一个尖顶倾斜了。它也慢慢地倒下来，恬然从容地碎成几块——活象慢动作电影中的一个镜头，而不是现实。

这时烟柱象蘑菇一样从房屋丛中窜了出来。五〇九号却仍然不觉得这是破坏性毁灭，只是几个无形的巨人在下面戏耍罢了，如此而已。在城市没有遭到轰炸的区域，炊烟继续平静地袅袅上升，河水依然映出云彩的倒影，而四周有高射炮火焰的天空，看上去宛若一只线缝四旋、露出灰白棉絮的坐垫，毫无战争的血腥味。

一枚炸弹落在离城很远、通向集中营山坡的草地上。五〇九号仍无恐惧的感觉。这一切同他如今所熟稔的、狭隘的天地距离实在太远了。想起那帮人用点燃的香烟烫眼睛、灼睾丸的情景，想起连续几星期在‘饿室’里——一只使人既不能站又不能躺的石头棺材，想起压碎肾脏的刑台，想起大门左边厢房的审讯室，想起斯坦勃雷纳，想起布鲁尔，想起集中营看守长韦柏，确实会使人不寒而栗。但是，自从给关进小营以来，五〇九号对这些也不大在意了。为了要保存一点继续生存下去的力量，就得使自己能够迅速忘却。再说，十年来，梅伦集中营对酷刑也渐渐地厌烦了。即使一个新来的、生气勃勃而又满脑子理想主义的党卫队士兵，

迟早也会对折磨那些骨瘦如柴的犯人感到兴趣索然。这些犯人经不起拷打，而且反应也不够强烈。只有在一批健壮的、经得起酷刑的犯人刚刚给关押进来时，党卫队士兵当年的爱国主义热情才会偶尔死灰复燃起来。那时，在夜晚又会听到熟稔的哭喊号叫声。而那些党卫队士兵也就显得稍微生气勃勃些，就象大嚼过一顿马铃薯红菜烤猪肉一般。要不然，在战争的这几年中，德国的一些集中营真可以说是变得相当人道了。他们只是用毒气、棍棒和子弹来杀戮囚犯，或者就强迫犯人做苦工累得失去知觉，然后让他们去饿死。偶尔也会有活人和死人一起送进焚尸场给活活烧死的情况发生。这大多是因为那些瘦骨嶙峋的犯人劳累过度，长久地躺着不动的缘故，倒并非出于恶意。事实上，也只有在急需腾出地方来收容新犯人而进行大屠杀时，才会出现这类事情。至于那些不能干活的囚犯，梅伦集中营也并非十分残忍地将他们饿死的。小营里，每天总还有些可以充饥的东西。象五〇九号这样的‘老兵’，就借此设法活了下来，创造出这方面的新纪录。

轰炸忽然停止了。唯独高射炮还在响着。五〇九把大衣擦高些，这样他可以望见距离最近的机枪岗楼。岗位上没有人。他向右边更远的地方眺望，然后向左边望去。那些岗楼上也都阒无人影。各处的党卫队士兵都早已溜下岗楼，躲到安全的地方去了。他们在营房附近有着设备良好的防空洞。五〇九索性掀开了大衣，爬得离铁丝网更近点。他用肘子撑起身体，俯视下面的山谷。

这时，城里到处都在燃烧。刚才看上去还很有趣的事情，这其间已成了现实：一片火海和遭受破坏的景象。又黄又黑的烟宛若一只巨大的带来毁灭的软体动物，孑孓街头，吞噬房屋。到处窜起火焰。车站那面，一大束火光猛烈地冲了出来。圣凯瑟琳教堂倒塌了的屋顶烧着了，火舌象闪电的白光一样沿着它蔓延开来。然而，太阳依然金光灿烂地在后面静观着这一切，丝毫没有受到扰乱，仿佛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似的，蓝白色的苍穹象以往一样欢

乐。四周的树林和山脉，在明丽的阳光下依然那么宁静，那么淡泊。在这些景象中仿佛都有一种幽灵似的东西——似乎只有这个城市被一种无名的邪恶裁决判了罪。

五〇九凝望山下。什么谨慎小心，他全然忘到九霄云外了。他只顾凝望着。他从未到过那个城市，只是透过铁丝网才有所了解。但是，在集中营里罹难的十年中，对他说来，它不仅仅是个普通的城市。它蕴蓄着更多的意义。

起初，它象征着被褫夺的自由，使人几乎难以忍受。一天又一天地，他俯瞰过这个城市——在被集中营看守长韦柏请去“优待”了一顿以后，几乎不能爬行的时候，他曾俯瞰过那儿的无忧无虑的生活；给吊在十字架上手臂脱臼的时候，他曾经俯瞰过那儿的房屋和塔顶；在肾脏被压碎小便出血的时候，他俯瞰过那儿河上的白色的游艇和春游兜风的汽车。每当看到那个城市，他的眼睛就会发痛。这成了一种折磨，一种集中营里额外的折磨。

后来，他开始恨它了。光阴荏苒，不管这集中营里在干些什么勾当，下面的城市却毫无反应。依旧炊烟萦绕，天天如此，不为这儿焚尸场里出来的臭气所污染。当几百个遭狩猎的可怜虫在集中营的“跳舞场”上死去的时候，山下城里的运动场上和公园里却熙熙攘攘人群拥挤。当一行行集中营犯人把折磨致死和惨遭杀害的人从地坑中拖回来时，城里欢度假日的人们却每逢夏天联袂结伴出来到树林里漫步游荡。他恨这个城市，因为他觉得人们把他和其他的囚犯永久地遗忘了。

最后，连那点怨恨也逐渐消散了。为一点面包皮而斗争变得比什么都重要。而且，他懂得，对于一个身处绝境的人来说，怨恨和记忆，如同痛苦一般，会很容易地毁掉他自己。意识到这一点几乎同样重要。五〇九学会了深自敛抑，学会了忘怀一切，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光知道一小时一小时地挨度时日。慢慢地，他把城市那儿的事情置之度外了。从此以后，那儿依然如故的景象只成了一个令人沮丧的标志：他的命运也不会有任何变化了。

如今，那城市在焚烧了。他感到自己的手臂在颤抖。他想抑制自己，但抑制不了，颤抖得更厉害了。身体的各个部分忽然间似乎都松散了，失掉了联系。他觉得头痛，好象脑壳空了，而有人在里面冬冬敲响。

他合拢了眼睛。希望自己不再想起那些事情。他不想让任何东西在自己的意识中甦醒过来。他已经碾碎了、埋葬了一切希望。埋葬那些希望，曾经使他十分痛苦难受。他让手臂滑到地面，把脸贴在手上。山下的城市跟他毫不相干，他也不希望与它有任何瓜葛。他想一如往常，淡泊冷漠。让太阳照着他头上象肮脏羊皮纸似的皮肤好了。他想要呼吸，想要捕杀虱子，而不要思想——正如他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一直保持的那样。

但他办不到，还是兀自在颤抖。他滚过身来，仰脸躺着，手脚伸直摊平。上面是天空，有着一小朵一小朵的高射炮火的烟云。它们很快地消散，顺着风飘浮开去。他这样躺了一会儿。后来，连这也变得难于熬耐了。天空成了蓝白色的深渊，而他仿佛在向那里飞去似的。他转过身，坐了起来。不再眺望那个城市了。他望着集中营，好象第一次期待着从那儿来的援助似的。

那些营房依然沉睡在阳光下。“跳舞场”上那四个犯人还吊在十字架上。党卫队班长布鲁尔早已不见踪影。但焚尸场烟囱里冒出来的烟却继续在冉冉上升，只是淡薄了些。他们或许在焚烧儿童，或许已经奉令停止工作了。

五〇九强制自己仔细地观察一切。这儿是他生活的天地。没挨到轰炸，象以往一样冷酷无情。只有它左右着他的命运，铁丝网彼岸的一切与他无关。

这时，高射炮火已经停止。刚才，炮火声象一条带子般紧箍着他的身体，此时他觉得那条带子突然绷断了。刹那间，他以为自己是在做梦，此时刚甦醒。他吃惊地转过了头。

他不是在做梦。城市还在那儿，在焚烧。浓烟滚滚，断垣残壁，一片毁坏景象。这些终究与他有关。那些遭到轰炸的建筑

物，他已无法辨认，只见烟和火光，其余一切都变得模模糊糊。然而，那城市毕竟是在焚烧了。那个以前看上去似乎永恒不变的城市、象集中营一样永恒不变、不可摧毁的城市，在焚烧了。

他吃了一惊。蓦然间，他似乎觉得背后集中营里所有的机枪从每一个岗楼上都瞄准着他。他迅疾地环顾了一下四周。什么事情也没发生。那些岗楼上依然空空如也。路上也阒然无人。但这还不能使他安心。一阵剧烈的恐惧如同一只手掐住了他的脖子，摇撼着他。他不想死！他不想现在就死去！不再想死了！他急忙撻过衣服，往回爬去。莱本塞尔的大衣缠住了他。他咒骂了一阵，把大衣从膝下拉了出来，继续向营房爬去。他急急忙忙，非常激动而又十分慌乱，仿佛不只是在逃避死亡，好象还在逃避其它什么东西似的。